

趙麗蓮傳奇

●胡有瑞（中央日報國際版總編輯）
（本文插圖刊第50、51頁）

退而不休繼續奉獻

趙麗蓮博士，廣東新會人，民國前十三年（一八九九）生，十三歲在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學習音樂，十四歲在北平聖心女子學校教英文，十六歲榮獲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博士學位。民國八年返國，先後在北平女子高等師範、女子師範大學、北平大學、北京大學、燕京大學、臺灣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交通大學、清華大學、政治大學外文研究所等校任教，並曾任臺大外文系主任、中國文化大學外文研究所所長。

她更主持空中英語教學，經由聲音的傳播，她教育了廣大的學生羣，退休後，她也曾在中華電視台開闢「鵝媽媽教室」，傳播正確基本發音，她主編學生英文文摘，英文教科書等。
您雪白的頭髮，曾經在我們眼中紅過；
您光芒的眸子，曾經在我們身上燃燒過。
您澆過了多少園圃，不曾領功；
您開墾了多少荒土，不曾榮耀。
當趙麗蓮博士從臺大退休時，臺大的學生們

包圍著她，用以上的詩句，用淚眼，惜別他們崇敬的師長。

那是極感人的一幕，頭髮雪白，眸子閃亮的趙教授，以含淚的微笑，接受著學生們給予的摯情，多年春風化雨的日子裏，她是真的記不起曾經灌溉和開墾了多少的園圃和荒土。雖然已經是二十多年過去了，可是，那惜別的場面一直停留在好些人的腦海中，尤其是這位「心靈的工程師」，用她那獨特、美雅又帶著顫抖音調所作的英文告別詞，更是令人感動、難忘。

當年，她是這樣說的：

「此刻，我不知應該是笑呢？還是哭？我想我應該哭，因為這是高興的哭，感動的哭；爲了有這麼多人愛我、關懷我，我要哭。」

「我生長在美國，可以做一個美國人，可是不願意，那兒沒有人情味，沒有尊師重道的觀念，那裏是老年人的墳墓，似乎頭髮一白，就該死了似的。在臺灣就不同，你們把我看得這樣寶貴，在這樣炎熱的天氣，孩子們爲我流汗，爲我跳舞，固然我說過，許多孩子曾令我傷心，但是，孩子也使我歡笑。」

「我要從臺大退休了，因爲我在教室裏常常忘了拼字，常常……但是我還要從事空中教學的工作，這個工作可以在家裏錄音，我可以穿著拖鞋，可以不梳頭，自由在地把我所知道的這麼一點點，完完全全地貢獻給多難的國家，貢獻給好學青年、軍人、店員……」

「此外，我還要到鄉村去幫助中學教員改善英語教學，我不要依賴別人，我要自己做。」真的，這二十多年來，她真的是退而不休，不但在空中教學，她還要穿起大花裙，在電視上開闢了「鵝媽媽教室」，她是位精力過人的「老人」，也是位有教無類的「老師」。

四年之前，「鵝媽媽」趙麗蓮教完了她的英語廣播的最後一課，在她的學生、朋友爲她舉行惜別茶會上，趙麗蓮說過：「雖然我要再度退休，但我並沒有真正退休；不但教大人，我還要教小孩，而且要一直做下去。」

退休之後的她，仍然在從事兒童英語教學和自傳的著作，退而不休的爲英語教學紮根、奉獻，直到去年底，因血癌住進榮總醫院。

趙麗蓮罹患血癌已超過十六個年頭了，但這

個旁人視之為不治之症的疾病，十多年來，雖然給予她生活上的極大不便，但從未擊倒過她。而她則是將自己的病放在一邊，仍然全心全意的在從事她奉獻了一輩子的英語教學。而她最愛的「工作」，也令她全然忘卻了孤獨和病痛。

終身專注英語教學

九十一歲的趙麗蓮投身教育的工作却長達七十年，而其中，她最專注的便是英國語文教學。除了在大學授課之外，更透過廣播和電視，引導千千萬萬年齡懸殊、背景各異的學生，踏入英語之門。

趙麗蓮與廣播結緣，是始自抗戰勝利後，她與子女分散，是透過廣播而令子女知道她仍活在世上，而且回到身邊，而在陰錯陽差，孤身來臺之後，四十餘年間，曾先後在臺大、師大、清大和交大執教的她，始終未曾放棄過廣播教學，而可以用「情有獨鍾」來形容，因為她認為：「學校裏的學生有些對英文沒有興趣，有些更只是在混日子，有些雖然認真學習，也只是為了出國、應付考試，或其他實際的目的。但聽廣播英語的人，往往只為了學習而學習，而且其中有許多是沒有機會進學校的年輕人，他們更是珍惜這難得的上述機會。」

民國三十九年，趙麗蓮商請中廣公司讓她開關「空中英語教室」。數十年來，她從未因任何理由中斷過錄音工作，生病時，她在病榻上錄音，出國時，她自國外寄回錄音帶。

雖然趙麗蓮從事廣播教學是基於熱情和理想

，但却幾乎因經濟拮据而中斷。當廣播電台成為愈來愈熱門的傳播媒體時，中廣公司也改變政策，規定所有時段均應付費，而趙麗蓮則因收入微薄，買不起節目時間，使得「空中英語教室」幾乎無以為繼，所幸，教育電台的適時開播，她的教學才得以繼續，年復一年、日復一日，前後長達四十年之久。

一生不為自己着想

「我老不為自己想。」趙教授說，這就是她生活的哲學。

「我不能想自己，那樣煩惱太多，你只有將自己忘掉，從工作中找尋快樂，生活才有意義。」

認識趙教授快二十年了，和她走往得這麼近，還是近十年的事，也可以說，是在她患了白血球過多症以後。

初初聽到她生病，內心有着傷感，也有着憐惜，見到了她，可真驚異，她平靜、樂觀，而且充滿着生的意志。

十幾年前，「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，從來就沒有生過病」的趙教授，因為腿痛，再加咳嗽，她住進了醫院，沒想到，竟然是白血球過多症。起初大家瞞着她，「可是，我心裏有數。」於是，醫生就常和她討論病情，她成爲了一位最勇敢、最樂觀，也最合作的病人。

她定時到醫院檢查，按時的服藥，然後，她就忘掉了病，盡情地工作。每次從醫院回來，她總會興奮的告訴人：「我的白血球又低了些。」

那神態，年輕而快樂，就像是個剛從學校拿回獎狀的小學生。

「我已經想開了，因爲，這一生我沒有白活過，我做了很多事，而這些又全是我喜歡的工作。」

在這段日子中，她喜歡上了「翻譯」，「翻譯的樂趣是無窮的」。

她將蔣介石總統嘉言譯成英文，也曾經譯過包青天的劇本，在翻譯過程中，有時遇到「天地、父母……」等句子，她總費半天勁，然後若譯得妥適而漂亮，那時她就好樂。

九十年的人生，她嚐盡了悲苦，也擁有過歡樂，但，她也受到了別人不曾體驗過的寂寞及淒冷的生活，一個寂寞的混血女孩，一個受盡欺凌的富家媳婦，一個走散了子女的母親，一個堅強而孤獨的學者……九十一年的點點滴滴，這一生的悲涼與淒清，趙教授決定，自己寫出一切來。

寫不是自傳的自傳

「我是用故事體裁來寫，人名都用假的，這可以說是我的自傳，又不全是自傳。」

每天，她坐在打字機旁，努力地寫着，「我已經寫到了第十八章，不過我還沒有寫到我自己的出生。」可以想像的，這將是一本長而動人的小說。

聽她聊天，看她工作，感覺中，她是位奇特而勇敢的女性。同時，趙教授也是位懂得生活情趣的人，陳舊的日式平房中，幾把籐椅，好幾大堆

的書，她都安排得乾淨俐落，而園中盛開的杜鵑，以及鳥籠中跳躍的小鳥，使她生活得清悠而雅緻。她常常一個人寂寞地走入餐廳，一份西餐，一盤烤肉，她靜靜地享受着，可是，每要付賬時，總會發現已經有人付了。那些對她好的陌生人，有時對着她叫老師，因為，都是沒有見過面的收音機旁的學生。

有時，她上了計程車，下車時，司機殷勤地扶她，而且不收車費，因為，這又是一位學生。更有的時候，一些紳士向她鞠躬，因為，他們的孩子曾是她的學生。每在那一刻，她感到滿足，也覺得快樂，心裏有着無限溫暖。「這就是教書的快樂」，這是她的結論。

一直，她就是個不講究未來的人，她說：「我是拿一天當一個生命在過。」尤其是現在，她更緊緊地握住每一分鐘，她不畏懼生命消逝，怕的只是，還有些理想和工作，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實現。

歷經了悲歡離合的歲月，早已養成了淡泊寧靜的心懷，每當深夜，每逢清晨，當她繞室徘徊時，也會細數過去歲月中的繁星。

面對着她慈祥而無憂的臉龐，再諦聽她勇敢而熱誠的一生經歷，我的耳中，響起她的學生獻給她的詩句：「您的存在，是一個渾然無闕的存在，是一個足以歌頌的存在，像一座屹立的高山，櫛風沐雨，歷千載而不腐，像一座高懸的天罡，光芒萬丈，歷千年而不滅。」

晚年生活寂寞淒涼

罹患癌症的這十六年來，她雖然仍舊教書，常常和學生們在一起，但生活中的淒涼實非外人所能想見。她一耳失聰、一眼看不到，腿部常常痠疼，却仍自己買菜，自己洗衣服，有一回在院子裏曬衣服跌倒了都沒人知道，還是靠家裏的狗救了她一命。另有一次在浴室裏發病，第一個發現她的也是狗。身體狀況好的時候，她偶爾會想要好好做些菜，但做給誰吃呢？學生們就像過客，來來往往，雖然有人曾帶給她許多安慰卻沒有人為她停留。

法學博士趙士北與醫學博士白慧熙這對中德佳偶，在美國生下趙麗蓮時，除了給了她中西混血的外型外，也給了她中國、德國、美國等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化。趙麗蓮五歲回到中國時，念的是美國學校，十六歲才會說北平話，却也在同年負笈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。

原本她應可以在西方的世界發展的，但她却在媒妁之言的情況下，回國嫁給中國丈夫唐榮祖。

開始甚不愉悅的婚姻生活，一直到今天，趙麗蓮與年輕學生談到婚姻時，還會率真地說：「結婚幹什麼，太累贅了！」

她是典型的中國人

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，趙麗蓮的一生都充滿傳奇，她富裕過也貧窮過，中國人將她看成外國人，外國人又認為她是中國人，她小時候看過慈禧太后，碰過發明家愛迪生，被羅斯福及國父孫中山先生親吻過，與先總統蔣中正、蔣宋美齡夫婦熟識，還教過故總統蔣經國與蔣方良英文。近七十年的教書生涯中，她桃李滿天下，很多人因為和她學英文，而得以留學美國，她自己却在五歲離開美國後，即不願再踏進美國的土地，她還特別痛恨那些想要拋棄中國籍的人。逢年過節時，她總要穿起中國旗袍，為外國人講解中國禮俗，數十年如一日，除了外貌外，她希望做得比任何中國人還中國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專程來台致贈榮譽博士學位給蔣宋美齡夫人的波大校長史約翰，推崇蔣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走遍全美重要城市，公開演講，把自由中國的心聲，散播到每一個角落。贏得美國人民的支持與鼓勵、協助，形成反極權主義的精神象徵。我全國人民最為感念的則是蔣夫人在抗戰前後為促成統一團結、提升婦女地位，走遍全國各地，遠至新疆迪化、東北瀋陽、西康西昌、閩台各地都有她的足跡，本誌本期為配合馮滬祥教授「中華民國的道義之交」一文特編印蔣宋美齡女士影集，並選載她早年所寫「閩邊巡禮」一文以饗讀者。

△趙淑敏教授、費雲文先生、劉百非先生、喬家才將軍、潘重規教授等的作品，因排校不及延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